五經異義疏證

五經異義疏證卷下

福州陳壽祺學

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謹案易曰萬國咸寧書曰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駮之云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禮記十一王制正義

〔蒙案〕公羊說殷三千諸侯者逸周書殷祝解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是也又云周千八百諸侯者（案續漢郡國志注引帝王世紀云春秋時尚有千二百國未知所出）即王制注所引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正義引尚書大傳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漢書地理志周爵五等而土三等蓋千八百國衛宏漢官儀古者諸侯治民周以上千八百諸侯是也鄭注尚書咎繇暮及禮記王制言唐虞萬國周千八百國備矣今錄於左以資證發

尚書咎繇謩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孔氏正義引鄭元云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内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各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内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案尚書正義方作五字誤今據王制正義改其一以為圻内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

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萬世美曰禹朝羣臣於會稽魯語文執玉帛者萬國左氏哀七年傳文云春秋傳者葢採合內外傳以成文也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葢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案與以古通王制之法准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一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七下正義誤衍十字今从王制正義引刪至於圻內則子男而已

春秋左氏傳哀七年正義曰鄭元注尚書以爲唐

虞土方萬里九州之內地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七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是州别千二百國也案毛詩殷武正義引畧同末云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

禮記王制鄭注曰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

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幷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制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

得而聞

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方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畧萬里從古尚書說禮記十一王制正義正義云鄭不駮

蒙案尚書釋文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禮記王制正義引鄭尚書咎繇謨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

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又鄭注周禮九畿云自王城以外五千里云云皆與許君引古尚書說合

又蒙案許君所言漢地黑水在益州東海在會稽非東海郡衡山在長沙湘南東南朔方屬并州漢

書地理志漢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
三百六十八里續漢書郡國志益州郡在雒陽西
五千六百里會稽郡在雒陽東三千八百里東西
九千四百里也長沙郡在雒陽南三千八百里朔
方郡志不言距雒陽里數據元和郡國志關內道
夏州東南至東都一千八百五十里唐之夏州卽
漢朔方地唐之東都卽漢雒陽地自長沙至朔方
南北相距不及萬里止有五千六百五十里然則
許君所云衡山之陽當包交州刺史部之南海等
七郡言之矣

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禮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蒙案郊特牲正義引無禮郊特牲以下二十二字但云引此文今依文義增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而案當作不與左氏說同

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毛詩正義引此下有此之謂通天三統七字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

得比夏殷之後禮記二十五郊特牲正義云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又毛詩振鷺正義引鄭駁至三統止又續漢百官志五注引

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毛詩陳譜正義

異義公羊說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蒙案）公羊隱八年桓元年傳何休曰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左氏說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穀梁集解此下有若今諸侯四字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禮記十三王制正義云是

許愼不從公羊說鄭無駁當從許說又春秋左傳隱八年正義穀梁隱八年集解節引

〔孔廣林曰〕王制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特云方伯知羣侯不得有矣覲禮云天子賜舍若皆有朝宿邑何必每朝更致鄭君注賜舍云致館不別爲之說是同許君義也

異義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

鄭康成駁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

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禮記三曲禮上正義

〔聚〕姚氏古周易引京房說刑在頄爲剭荀爽作刑渥九家虞翻並作刑剭李氏集解九家虞翻剭仍作渥九家云渥者厚大言罰重也虞云渥大刑也經典釋文引鄭作刑剭音屋周禮醢人司烜氏毛詩韓奕諸疏義引鄭說以爲屋中刑之鄭注司烜氏邦若屋誅云屋讀如其刑剭之剭鄭治費氏易注禮所用則京易是諸家易說無不解爲刑罰也刑形剭渥皆古字通借

鄭駁異義云臯陶改臏爲剕呂刑有剕周改剕爲刖公羊

襄二十九年疏

（蒙案）鄭于周禮司刑注尚書大傳注皆云周改臏作刖者原始言之駁異義云周改剕爲刖則審矣今文尚書髕呂刑言剕周禮言刖髕者白虎通云脫其臏也剕說文作跳跀也跀斷足也是臏與剕異法

駁異義云獄者埆也囚證於角核之處周禮謂之圜土毛詩行露正義

夏侯歐陽說云墨罰疑赦其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古尚書說百鍰鍰者率也一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

𨒪百鍰爲三斤鄭元以爲古之率多作鍰　職金疏　秋官

萬世美曰術以斤法十六乘三得兩之數四十有八更以兩法二十有四乘四十八得銖之數一千一百五十二爲實以百鍰爲法除之實如法而一得全銖十有一不盡五二以分母二十五乘之得分子十三也

蒙案尚書釋文引馬云賈逵說俗儒以鋝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鋝俗儒近是俗儒謂夏侯歐陽等也此即指尚書大傳一鍰六兩及夏侯歐陽說古以六兩爲率之言也賈逵以尚書之鍰爲鋝者說文

弟十四金部曰鋝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寽聲周禮曰重三鋝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又曰鍰鋝也从金爰聲周書曰罰百鍰是鋝與鍰義同也尚書釋文鍰徐戶關反六兩也鄭及爾雅同然則賈鄭解古尚書皆用今尚書說以鍰爲六兩矣釋文引爾疋乃小爾疋小爾疋曰二十四銖曰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此亦用六兩之說而以鋝鍰爲一亦本說文蓋合古今文家而一之也然說文自爲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之說不用今文家說異義當與說文同

又蒙案史記周本紀載甫刑其罰百率其罰五百率其罰千率此依今文尚書也集解引徐廣曰率音刷索隱云率亦作選按漢書蕭望之傳曰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選即率也是今文尚書有作選者歐陽夏侯三家之不同也史記平準書索隱引尚書大傳死罪罰二千饌路史後紀卷十三引大傳甫刑傳一饌六兩饌即選也率選饌皆聲近應劭注蕭望之傳選音刷鄭司農注考工記治氏鋝讀如刷是其聲同也

鄭駁異義云贖死罪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

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今舊譌金今改正贖死罪金三斤爲價相依附尚書舜典正義

【萬世美曰】大半兩者三分兩之二也鍰六兩大半兩卽說文所引周禮說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鋝之說也

【蒙案】鄭注尚書大傳云死罪出金鐵三百七十五斤則以一鍰六兩計之又與駁異義不同鄭不从古尚書說从今尚書說而以鍰爲六兩大半兩又微異

異義今論語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

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氏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案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禮記三十七樂記正義云鄭駁無從許義正義又曰今案鄭詩說婦人者惟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無十字矣○又見初學記樂部上

蒙案公羊莊十七年傳何休解詁引放鄭聲徐疏曰案樂記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然則四國皆有淫聲蓋逐甚者言之故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此之謂也或何氏云鄭聲淫與服君同皆謂鄭重

其手而聲淫過非鄭國之鄭也據此疏是服虔解

左氏傳與許義異

五經異義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中聲以降五降以後不容彈矣初學記十五樂部○案此段當在前條左氏說下

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案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毛詩簡兮正義

[孔廣林曰]詩毛傳云翟翟羽箋不易傳則鄭亦與許君義同

鄭元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案見文公八年傳）以此言之天子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史記舜本紀集解）

鄭駁異義云炎帝姓姜大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禮記三十四大傳正義）

謹案國語周語曰伯禹克厭帝心賜姓曰姒氏曰有夏祚四嶽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毛詩商譜正義引中候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爾二三子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注云賜姓號者契爲子稷爲姬皋陶未聞又契握說契云賜姓子氏以題朕躬注引孝經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知有湯此皆鄭所謂著在書傳者鄭以皋陶之姓無聞案左氏文五年傳以蓼六爲皋陶後世本舒蓼偃姓皋陶之後見通志氏族畧則皋陶偃姓也萬世美曰按左傳杜注云羣舒皆偃姓則自英氏蓼六而外若舒庸舒蓼舒鳩皆皋陶苗裔也然毛

詩秦譜正義引中候苗興云皋陶之苗爲秦史記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舜賜姓嬴氏夏本紀云皋陶卒封皋陶之後于英六或在許陳杞世家云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栢翳之後平王封之秦栢翳卽伯益曹大家注列女傳以伯益爲皋陶子若如中候所言則皋陶本偃姓至伯益又爲嬴姓也但史記陳杞世家又言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則以伯翳與益爲二人誤矣

異義公羊說譏二名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棄疾弑其君卽位之後改爲熊居是爲

二名許愼謹案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禮記三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案曲禮二名不偏諱鄭注引檀弓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釋之不云二名非禮則亦從左氏義也

〔萬世美曰〕黃帝名軒轅堯名放勳舜名重華禹名文命皆二名也

〔蒙案〕大戴禮帝繫篇帝堯娶於散宜氏然則許以宜生爲二名非也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已辨姓書之誤然鄧書有散宜氏又有散氏古器有周

散季敦散氏或其後與

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桼尚書正義云歐陽夏侯等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毛詩疏作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巳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巳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

玄孫之閒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案名字衍喪服小記說服毛詩正義作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左傳桓六年正義又毛詩葛藟正義小異又尚書堯典正義通典七十三嘉禮十八

〔蒙案〕白虎通言母族三與異義微不同其實一也

白虎通曰族所以九者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

愛究竟謂之九族也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爲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爲一族也母之昆弟爲二族也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也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畧故父母各爲一族禮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欽孝廉方正程易疇喪服文足徵記曰此釋九族與喪服通一無二案喪服自斬衰三年上殺之

至於齊衰三月自齊衰期服下殺之至於緦麻又
旁殺之亦至於緦麻非所謂父之姓爲一族乎喪
服姑之子緦麻非所謂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
族乎喪服甥緦麻非所謂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
四族乎喪服外孫緦麻非所謂身女子適人有子
爲四族乎喪服爲外祖父母小功非所謂母之父
母爲一族乎喪服舅與舅之子皆緦麻非所謂母
之昆弟爲二族乎喪服從母小功從母之子緦麻
非所謂母之女昆弟爲三族乎喪服妻之父母皆
緦麻非所謂妻之父爲一族乎妻之母爲二族乎

然則族之言湊聚也者實乃生相恩愛死相哀痛先王因別其親疎貴賤之節而稱情立文爲之制喪服以飾羣焉使人觀於其外而有以見其心爲隆爲殺弗可損益焉乎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斯

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按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

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

契是聖人感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案也當作邪）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爲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怪（毛詩生民）

正義

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君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

從古周禮義

鄭駮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自周及漢天子有諡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禮記曲禮下正義

蒙案易緯乾鑿度卷上孔子曰易有君人五號也帝者天稱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號也大君者與上行異也大人者聖明德備也變文以著名題德以別操鄭康成注云臨之九二有中和美異之行應於九五故百姓欲其與上爲大君也此異義孟京說所出與盛行異乾鑿度作與上行異下云大君者君人之盛者也異義易爲與盛義亦通也

白虎通爵篇鉤命訣曰天子爵稱也號篇曰帝王者何號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也王者五行之稱案五行乃美行之誤皇者何謂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總美大之稱也時質故總稱之也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號言爲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又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明位號天下至尊之稱以號令臣下也曲禮下曰君天下曰天子朝

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公羊成公七年秋七月天子使召公來錫公命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何休解詁曰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逍遙術無文字德明諡德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公羊說與易說同曲禮說則與左氏說爲近服虔解左氏依京師曰王同許君義服說見曲禮

下正義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星辰在地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謹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北堂書鈔五十

蒙案大戴禮保傅篇盧注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古尚書及周禮與此文同盧氏此注當亦本異義

蒙案韓詩外傳卷八曰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周禮司徒序官疏引尚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論衡卷十五順致篇引尚書大傳曰郊社不修山川不祝風雨不時霖雪不降責於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於人公城郭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水爲民害責於地

公太平御覽職官部引尚書大傳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則責之司徒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則責之司馬溝瀆壅遏水爲民害田廣不墾則責之司空然則天公卽司馬公人公卽司徒公地公卽司空公韓詩說與書傳合以序言之書傳一曰司徒公當作司馬公二曰司馬公當作司徒公大戴禮保傅篇盧注引今尚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也以司馬在司徒先可證續漢百官志注引漢官儀曰王莽時議以漢無司徒官故定三公之號曰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卽位因而不改此則漢立

三公蓋取今向書及韓詩說亦以大司馬先大司

徒也周禮鄉老二鄉則公一人鄭注王置六鄉則

公有三人也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

外與六鄉之教鄭志趙商問按成王周官立太師

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地官序官疏引鄭書傳注云

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則謂之司徒

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與司寇司

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

稱禮記月令正義曰書傳三公領三卿此夏制也

考工記序官疏又引鄭夏傳注云坐而論道謂之

三公通職名無正官名是書傳三公乃夏制故與周禮異鄭注周禮保氏引書序曰周公爲師召公爲保相成王爲左右聖賢兼此官也是用今尚書說注考工記王公則以爲天子諸侯不作三公解

五經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譏其錫簒弑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 通典七十二嘉禮十七

鄭駁異義引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功則加賜衮衣之謂與二曰衣服是也 毛詩旱麓正義○[蒙案]二曰衣服本禮緯含文嘉文九錫之一

也見曲禮上正義

孔廣林曰諸侯即位而即錫命禮也故詩韓奕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其生有勳力於王室者死更追錫之若後世哀策在古則高圉亞圉死爲追命矣於禮無乖當從左氏

蒙案白虎通爵篇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今穀梁無此文據異義所引則穀梁說也

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禮記曲禮上正義

禮記正義曰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

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云三賜不及車馬其九賜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知此三賜非九賜之三賜也故康成以爲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戸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畧同也異義許愼說九賜九命鄭康

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
〔蒙案〕九賜九命異同今異義許鄭說皆闕正義云
具如前說故卽錄正義補之
〔蒙案〕公羊穀梁傳莊元年注皆引禮有九錫卽禮
緯含文嘉文皆作七曰弓矢八曰鈇鉞徐疏引禮
緯注楊疏引舊說及文選潘勗册魏公九錫文其
序亦然惟白虎通引禮說作七曰鈇鉞八曰弓矢
曲禮正義引含文嘉及宋均注漢書武紀應劭注
同鈇鉞又作斧鉞正義所引公羊說與何休解詁
不同以許氏異義考之葢公羊先師說與韓詩外

傳卷八引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其次又異穀梁疏引舊說九錫與馬大輅戎輅各一乘馬二也衣服謂冕衮也潘勗又云赤舄副焉樂則謂軒懸之樂也潘勗又云六佾之舞朱戶謂所居之室朱其戶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形旅之弓矢也潘勗云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謂賜秬鬯之酒盛以圭瓚之中以祭祀也潘勗云秬鬯一

卣圭瓚副焉何休引九錫之文卽云禮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是以九錫卽九命也曲禮正義言許愼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是許從先鄭說後鄭不從

異義天子駕數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謹案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說與易春秋同

今之闌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

乘馬。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案尚書顧命正義曰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爲一篇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爲康王之誥駁異義引諸侯入應門云云今在康王之誥中而鄭稱爲顧命此其證也）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旣實周天子駕六校人則何不以馬與圉以六爲數顧命諸侯何以不獻六馬王度記曰大夫駕三經傳無此言是自古無駕三之制也（毛詩干旄正義○又尚書五子之歌正義禮記卷七檀弓上正義儀禮旣夕疏續漢輿服志注通典嘉禮九）

異義古毛詩說云天子至大夫同駕四皆有四方之事士駕二也詩云四騵彭彭武王所乘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魯僖所乘四牡騑騑周道倭遲大夫所乘(公羊傳隱元年疏)

異義公羊說引易經云時乘六龍以馭天下(案今易無下字以易韻考之此下爲衍字)也知天子駕六謹案亦從公羊說卽引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龍(案龍字衍)諸侯與卿駕四大夫駕三以合之

鄭駮云易經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者於經無以言之(同上)

許愼曰詩云八鸞鎗鎗則一馬二鸞也又曰輶車鸞鑣知非衡也(續漢輿服志注不言出異義今以文義定之)

鸞和所在異義載禮戴詩毛氏二說謹案云經無明文
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駮 毛詩駟鐵正義
〔蒙案〕鸞和皆以金爲鈴 見周禮大馭注干寶同 大戴禮保傅
篇在衡爲鸞在軾爲和馬動而鸞鳴鸞鳴而和應
毛詩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此異義所載
禮戴詩毛氏二說也續漢輿服志注載白虎通引
曾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禮記經解注引
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鄭注周禮大馭及
玉藻經解皆同此說毛詩秦風駟鐵輶車鸞鑣箋
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周禮疏謂鄭以田車鸞在

鑣乘車鸞在衡是也然蓼蕭之和鸞雝雝亦乘車也毛傳云在鑣曰鸞箋不易之者正義謂以駟鐵已明之此從可知也商頌烈祖之八鸞鶬鶬亦乘車也箋又云鸞在鑣四馬則八鸞正義謂以經無正文且殷周或異也今攷車制軾者車前横木也見漢書李廣傳注引服虔高三尺三寸圍七寸三分寸之一見考工記注衡者轅前横木縛軛者也見莊子馬蹄釋文衡長六尺六寸見考工記疏圍一尺五分寸之一見考工記注衡下有兩軛以叉馬頸見左傳襄十四年正義引服虔左氏傳桓二年正義曰案考工記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則衡之

所容惟兩服馬耳案此見考工記輿人注賈疏云以驂馬別有輈兩引車故衡唯容服也詩辭毋言八鑾當謂馬有二鑾鑾若在衡衡唯兩馬安得置八鑾乎以此知鑾必在鑣正義此辨甚明說文弟十四上金部鑾解云人君乘車四馬鑣八鑾鈴象鸞鳥之聲和則敬也異義亦引詩八鸞以證一馬二鸞引詩鸞鑣以證非衡然尚存兩疑於說文則定爲鸞在鑣矣若和之所設諸家皆云在軾惟韓詩云在軾前軾前則近衡矣服虔杜預解左氏傳錫鸞和鈴以爲鸞在鑣和在衡服虔說見史記禮書集解正義謂鸞既在鑣則和當在衡此兼用

韓毛之說也鑣者爾疋釋器云鑣謂之钀郭注馬勒旁鐵說文鑣馬銜也幩馬纏鑣扇汗也釋名鑣苞也所以在旁苞斂其口也衞風碩人毛傳曰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爲飾是鑣與扇汗爲二釋文一之之誤續漢書輿服志乘輿象鑣用象牙赤扇汗王公列侯朱鑣絳扇汗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鑣之飾可見者如此

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御覽五百三十九

〔參證〕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鄭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鶩取其不飛遷雞取其守時而動曲禮曰飾羔雁者以繢自雉以下執之無飾天子之孤飾摯以虎皮公之孤飾摯以豹皮左氏莊二十四年傳男摯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何休公羊解詁曰凡贄天子用鬯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案此據曲禮雉取其耿介雁取

其在人上有先後行列羔取其執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類死義知禮者也玉取其至清而不自蔽其惡潔白而不受污內堅剛而外溫潤有似乎備德之君子鬯取其芬芳在上臭達於天而醇粹無擇有似乎聖人故視其所執而知其所任矣白虎通文質篇曰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

也大夫以雁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皆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御覽引威作耿當從之）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雁士以雉爲摯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摯也匹謂鶩也（案鄭注曲禮曰說者以匹爲鶩本此）卿大夫摯古以麑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雁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

如麛執之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摯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下大夫相見以雁士冬以雉夏以腒也鄭何二注並據白虎通爲說然周禮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

摯明矣異義援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何也疑太平御覽所引文有脫誤五摯者尚書說也堯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摯如五器公羊隱八年疏引鄭氏尚書注云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摯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是也鄭注周禮云自雉以下執之無飾此云飾

雉蓋公羊疏誤衍一飾字

鄭駁異義云玉雜則色雜周禮王人疏

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隋書禮儀志注

孔廣林曰鄭君注玉藻天子搢珽云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屈也或謂之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於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是謂無所屈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與異義此說同也

五經異義曰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御覽六百九十一服章部韍

駁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毛詩瞻彼洛矣正義

駁異義云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同上

蒙案韎韐者毛詩瞻彼洛矣韎韐有奭傳韎韐者

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韎今本無入字正義曰定本云一入曰韎韐韐所以代韠也鄭箋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爲之其服爵弁服緇衣纁裳也案傳韎韐者韐字衍草當爲韋一入曰韎當斷句箋韎韐者韎韐聲也兩韐字衍韎韐祭服之韠韎字衍近金壇段大令玉裁儀禮漢讀考始正其譌攷說文弟五下韋篇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从韋末聲國語晉語韋昭注曰三君云一染曰韎鄭後司農說以爲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案韎聲也上當有茅蒐二字昭謂茅蒐今絳草也急疾呼之成韎也左氏

傳成十六年正義引賈逵云一染曰韎又引鄭元詩注云韎茅蒐染也韎聲也此可證今詩傳箋之誤儀禮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鄭注此與君祭之服韎韐緼韍也士緼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　四庫本儀禮集釋戴吉士震校云疏云周公時名蒨草爲韎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是蒨一名韎不名韎韐也韐字乃衍文然則駮異義言韎聲如茅蒐或衍韐字者亦誤也爾雅釋器一染謂之縓許君說文謂韎即縓以邑言之

異義亦當云爾鄭讀韍與茅蒐以聲言之此其異
也陸機毛詩草木疏曰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
牛蔓茜卽蒨字也韠者釋名云蔽厀也北堂書鈔
引雷氏五經要義云裳前之蔽也玉藻韠君朱大
夫素士爵韋鄭注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
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韍者明堂位注韍冕服
之韠也亦作芾毛詩侯人傳芾韠也亦作紱易乾
鑿度曰易天子三公諸侯紱服皆同色天子三公
九卿朱韍諸侯赤紱士冠禮注韍之制如韠賈疏
韍韠但有飾無飾爲異耳祭服謂之韍其他服謂

之韠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云後王彌飾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韎韋而已是士無飾則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縕韍而已（案縕赤黃間色）染韋爲韍之體天子與其臣純朱諸侯與其臣黃朱爲異毛詩瞻彼洛矣正義云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爵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士冠禮爵弁服韎韐不言韍是也此鄭駁異義所謂有韎韐無韠有韠無韎韐也瞻彼洛矣詩以諸侯衣韎韐者白虎通爵篇曰世子上（案上當作衣）受爵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是也許君異

義說韠韍韎韐之名今闕不詳然說文韋篇云韠韐也所以蔽前以韋案韋下當有爲之二字下廣一尺上廣一寸其頸五寸一命縕韠再命赤韠从韋畢聲弟七下市韠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諸侯赤市大夫葱衡從巾象其連帶之形韍篆文市从韋從犮韐士無市有韐制如榼缺四角爵弁服其色韎不得與裳同司農曰案司農謂先鄭裳纁色從市合聲韐韐或從韋說文據禮言韠韍韎韐之制甚備以韠韐市互訓又言士有韐無市是亦後鄭有韠無韍韐有韎韐無韠之義也太平御覽又

引異義曰韍者大帶之飾非韠也疑非叔重之言或異義中引他家說廣雅釋器紱綬也後漢書杜喬傳注引倉頡篇文選秋興賦注引字林並同訓綬之字當从糸旁犮作或與韍紼見莊子逍遙游釋文芾韍諸字通借鄭易困朱紱方來作韍見士冠禮疏易緯乾鑿度又作芾詩三百赤芾漢書東平王倉傳注引作紱王莽傳韍如相國謂組也故漢人有解韍爲大帶之飾者廣韻十三末韍注韍韐大帶此必舊說相傳之存焉者矣

異義卿得世不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事案當作專寫誤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蒙案

公羊昭三十一年傳大夫之義不得世　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二爲卿大夫曰食舊德案曰上當脫訟六三三字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尙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蒙案魏書百八十四禮志引亦作奕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毛詩文王正義又禮記王制正義節引云從今氏義鄭氏無駮與許同又魏書一百八十四禮志玉海卷五十並節引

〔蒙案〕公羊隱三年尹氏卒傳曰譏世卿世卿非禮也昭三十一年傳曰大夫之義不得世穀梁說當著

〔蒙案〕易緯乾鑿度初爲元士二爲大夫三爲三公四爲諸侯五爲天子上爲宗廟異義本此

鄭駮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左傳宣十年正義

〔蒙案〕毛詩小雅裳裳者華序曰古之仕者世祿鄭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謂此詩也

〔孔廣林曰〕詩不顯亦世箋云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箴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先

王之命有所不絕者是鄭以世祿其常有功亦得世位與許徵異王制正義云鄭不駮指世祿言左傳正義又引駮義云云則據世位也

異義公羊說諸侯不純臣左氏說諸侯者天子蕃衛純臣謹案禮王者所不純臣者謂彼人爲臣皆非己德所及易曰利建侯侯者王所親建純臣也

今之閒也賓者敵主人之稱而禮諸侯見天子稱之曰賓不純臣諸侯之明文矣（毛詩臣工正義）

〔蒙案〕白虎通曰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朝則迎之於著

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爲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歸是異於衆臣也以異義證之則白虎通用公羊說也

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公羊傳成十五年疏

〔蒙案〕公羊隱元年何休解詁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

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
愛爭檀弓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孔
子子曰立孫然則周禮爲正鄭君注王制於爵等
用公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其駮異義
葢亦從公羊說

五經異義曰未踰年之君立廟不春秋公羊說云未踰
年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案見莊三十二年傳）恩無
所錄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得緣君父有
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案此下有闕文）許君案禮云
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

罪之大者也

鄭氏駁云未踰年君者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尙皆不廟祭而祭於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通典九十三凶禮十五

〔蒙案〕公羊傳莊三十二年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異義引公羊說即此而無子下無不廟之文寫脫耳何休曰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

書疑是一年不二君也疏曰案喪服不杖期章有爲君之長子況爲嗣君而言無服者未踰年之君臣下皆爲前君服斬寧得更爲之服乎若還服期即是廢重服輕若爲斬衰三年即違一年不二君之義故也

〔又蒙案〕蔡邕獨斷云殤冲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續漢書祭祀志亦云然通典引蔡邕云見孝殤孝冲孝質皇帝以幼弱在位未踰年不列於廟太尉司徒分視三陵皆宗廟典制也

五經異義云諸侯未踰年出朝會與不出會何稱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境在國中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會同安父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案成四年時鄭襄公已葬未踰年以本爵譏不子也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國內稱子案傳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詘於王事不敢伸其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諸侯蕃衛之臣雖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也案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上當脫謹案二字

鄭玄駁云昔武王卒父業既除喪出至孟津之上猶稱太子者是爲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

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宋子卽未踰年君也未字舊脫今補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稱子耶

通典九十三
凶禮十五

〔蒙案〕禮記四十雜記上曰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鄭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待如君矣春秋會僖公九年夏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正義曰鄭用左氏之義未葬已前則稱子既葬以後踰年則稱公

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爲非禮及公羊未踰

年爲王事皆稱子卽宋襄公稱子案僖九年陳共公稱子案僖二十八年是也左氏未踰年爲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爲稱子禮也禮記卷五曲禮下正義○案此段是正義約鄭駁語

蒙案公羊閔二年傳何休解詁曰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禮記曲禮下正義曰公羊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案宋桓公未葬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案當作會于溫正義誤陳共公稱子案時陳穆公未葬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案時陳惠公未葬若未踰年非王事稱爵皆譏耳成

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左氏之義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宋襄公陳共公稱子是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衞惠公稱侯案時衞宣公未葬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衞侯案當作成三年正義誤衍十字時宋文公衞穆公未葬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僖二十五年會衞子莒慶盟於洮時先君已葬案謂衞文公衞成公猶稱子服虔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疾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

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爲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案時鄭襄公已葬但未踰年與公羊異

異義未踰年之君繫父不公羊說云未踰年之君皆繫於父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是也左氏說未踰年之君未葬繫於父殺奚齊于次時父未葬雖未踰年稱子成爲君不繫於父齊公子商人殺其君舍父已葬謹案禮制君喪未葬已葬儀各有差嗣君號稱亦宜有差左氏說是也通典九十三凶禮十五

〔蒙案〕禮記曲禮下正義曰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

子野卒是也旣葬稱子則文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及文元年公即位是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爲君商人之弑也（案當云舍未踰年成爲君惡商人之詐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

衛先君既葬而何稱名者公羊云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案白虎通爵篇曰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爲改伯從子故名之也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晉里克弒其君卓子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公羊以奚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二傳不同也蔘案鄭君注坊記云春秋傳曰諸侯于

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是

鄭從公羊說也

〔蒙案〕白虎通爵篇曰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案此文九年公羊傳說）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也三年然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思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

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案曲禮正義引白虎通此下有乃歸即位四字明爵者天子之所有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爵命者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此皆據公羊傳莊三十二年文九年爲說也白虎通又曰天子大歛之後稱王者明臣民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歛之後也何以知不從死後加王也以上言迎子釗不言迎王也王者既殯而卽繼體之位何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尚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明爲繼體君也緣

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乃卽位改元元以名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卽位改元也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卽位亦知天子踰年卽位也（案公羊文九年傳文）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卽事天地諸侯改元卽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案公羊文九年傳曰以天

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于其封內猶三年稱子也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闇三年是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卽位終始之義乃備

五經異義妾母之子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不春秋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孔廣林云十四字當在子不得爵命父母下文錯在此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

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周案通典凡期皆改爲周避予宗嫌名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魯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案左傳襄二年正義云鄭予以爲正夫人有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也卽據此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通典七十二嘉禮十七。

又禮記服問正義引至不得復立
爲夫人止又左傳襄四正義節引

蒙案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譏以妾爲妻也何休曰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穀梁以爲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案經例生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哀姜之薨久矣不得仍其生稱楚女齊媵之說疏引春秋

說漢書五行志引董仲舒皆云然而經無其文則左氏公羊皆非穀梁得之春秋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傳曰禮也公羊隱元年傳曰母以子貴何休曰禮妾子立則母得為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惟穀梁謂經書夫人風氏者君夫人之夫人卒葬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不卒葬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者秦人弗夫人之也其義嚴矣左氏公羊言母以子貴于禮無徵也又案魯以妾母為夫人者左氏成風外有桓之母仲子宣之母敬嬴昭之母齊

歸皆稱夫人惟隱之母聲子以不備禮稱君氏哀之母定姒傳不言爲嫡爲娣杜預謂是定公夫人案傳於定十五年姒氏卒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於葬定姒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若姒氏是嫡何得不祔據此則姒氏亦妾母明矣此左氏之義也公羊則成風外仲子子氏頃熊定姒皆妾母案仲子傳曰桓公之母子氏傳以爲隱公母頃熊傳曰宣公之母何休曰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何氏據春秋說僖公以齊媵爲妻楚女爲妾而言定姒傳曰哀公之母何休曰姒氏杞女哀公卽定公之妾子此據傳文知之傳於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姒氏卒曰何

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塟定姒曰定姒何以書塟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塟若齊歸傳但曰昭公之母而何休以爲襄公嫡夫人此公羊之義也穀梁則成風外仲子（傳曰惠公之母孝公之妾）頃熊定姒定弋皆妾母（弋氏卒傳曰妾辭也哀公之母也）而夫人子氏爲隱公之妻齊歸亦不言爲嫡爲娣案經例一公之世必書其夫人襄不宜獨闕則傳當以齊歸爲襄嫡夫人也定公世亦無娶夫人之文何以知定弋爲妾卽以弗夫人知之也定之嫡夫人不見于經容獲麟之前尚存此穀梁之義也案儀禮喪服緦

疏章曰庶子爲後爲其母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云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君小君在則益不可是鄭以春秋之事非正也禮記雜記上曰妾祔于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祔其昭穆之妾庾蔚之曰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喪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穀梁說皆

與禮合鄭駁異義以成風敬嬴得尊爲夫人者緣
哀姜有罪姜氏大歸故是兼取左氏而謂貴妾不
得復立爲夫人妾母不得有三年喪大旨從穀梁
但其言呂后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猶
未覈攷漢書郊祀志元始五年王莽奏復南北郊
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墬以高帝
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高帝配日夏
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
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呂太后賊害三趙
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産伏誅天命幾墜危朝

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亦見續漢書祭祀志然則王莽以前配食高帝者猶呂后耳光武始廢之非自文帝也衛宏漢舊儀曰宗廟大祫設左右坐高祖南面高后右坐見續漢祭祀志補注此爲呂太后也應劭漢官儀曰北郊壇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此爲薄太后也

五經異義云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公羊說

妾子爲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
禮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經書善之左氏說云妾
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而出朝會非禮也故譏
魯宣公謹案禮妾母無服貴妾子不立而他妾子立者
也不敢以卑廢事尊者禮也卽妾子爲君義如左氏
鄭氏駁云喪服緦麻庶子爲後爲其母此義自天子下
至庶人同不得三年魯宣舊說公所以得尊其妾母敬
贏爲夫人者以夫人姜氏大歸齊不返故也因是言妾
子立母卒得爲之三年於禮爲通乎其服之間出朝會
無王事與鄭伯伐許何異通典七十二

蒙案通典引鄭志趙商問云按許氏異義駁以爲妾子爲母依喪服庶子爲後爲其母緦麻三月按禘祫志春秋魯昭公十一年夏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而禫是得爲妾母三年經無譏文得合下禘祫之數若不三年則禘祫事錯答云春秋經所譏所善皆於禮難明者也其事著明但如事書之當按禮以正之今以不譏爲是亦寧有善之文與此鄭依左氏以齊歸爲妾而仍不以三年之服爲禮也若依公羊則齊歸本嫡夫人得合禘祫之數無虧於禮

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爲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傳甘容說（蒙案易下邳傳者甘容所著易傳名如漢藝文志易有淮南道訓詩有魯說齊雜記韓故韓內傳論語有齊傳說之類皆繫地名之或曰傳甘疑侍其之譌廣韻七之引王僧儒百家譜有高密侍其義叔又史記正義引七錄云古經出魯淹中後博士侍其生得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爲近禮（通典引許慎異議云左氏之說諸侯藩衛之臣不得弃其封守諸侯千里之內奔喪千里之外不奔四方不可空虛故遣大夫也）

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爲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案通典引作春秋文四年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毛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案通典有則傳無言爲五字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爲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案通典作一大夫會葬而已爲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通典爲不得禮可知下作昭三十年晉侯去疾卒秋葬晉頃公傳曰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其對詞有靈王之喪云云恤所無也下有晉人不能詰五字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

於其所守奔喪自從其傳同姓雖千里外奔喪又與禮非禮記十二王制正義云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通典八十四凶禮二引鄭駁至會葬之明文止餘互有詳略

蒙案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亦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故周人弔魯人不弔通典八十禮四十引五經通議曰凡奔喪者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薨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而爲之節文孝子之思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東晉殷融議云周魯

有喪而曾人不弔孔子所答曾子當謂國中卿大夫耳白虎通曰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差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子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

也又曰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尚奔不得必以時葬也案公羊隱三年傳白虎通據公羊說言諸侯奔大喪之禮莫詳於此何休解詁于隱公三年傳諸侯記卒記葬不得必其時注亦云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又尹氏卒傳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休曰時平王崩魯隱往奔尹氏主儐贊諸侯與隱交接而卒穀梁傳亦曰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文九年二月叔孫得臣

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何休曰謂使大夫往也惡文公不自往故書葬以起大夫會之此皆公羊義也左氏隱三年傳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此傳言諸侯奔大喪之明文也昭三十年傳游吉曰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正義引鄭系以爲簡公若在君當自行是則左氏與公羊義同故駮異義譏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奔喪爲自違其傳攷古文尚書顧命成王之喪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禮記檀弓曰惟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爲位別於朝覲來時則經有諸侯奔喪之明文春秋諸侯失禮之事豈可以訓而杜預注左氏乃謂同軌畢至以下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其釋例又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越境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既葬卒哭而除凶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弔葬之經傳也預此言與所議旣葬除喪之說皆戾經蔑禮之尤者

矣

五經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蒙案〕漢公羊春秋大師眭孟本傳及儒林傳皆云爲符節令此云大鴻臚未詳攷異義公羊說諸侯奔大喪越紼而行而此引眭生說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大喪與公羊異則非眭孟也後漢有洼丹世傳孟氏易建武十一年爲大鴻臚豈眭乃洼之誤與諸侯踰年卽位乃奔天子喪春秋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

鄭乍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

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塟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舊誤崩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掩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通典八十四禮二又禮二

○穀梁隱十一年疏節引

諸侯自相弔喪禮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塟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塟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塟事案見昭三十年傳許愼謹案周禮無諸侯會塟義知不相會

葬從左氏義禮記十二王制正義引云鄭氏無駁與許同

〔孔廣林曰〕王制注引左氏傳諸侯五月同盟至所謂同盟至者不必親會葬也鄭君但以證禮傳葬期之合耳或誤解爲親會葬謂鄭不從許說不宜無駁舛矣獨不思同盟至固左氏傳說耶

〔蒙案〕公羊文六年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何休曰刺公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定十五年邾婁子來奔喪傳奔喪非禮也何休曰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諸侯薨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邾婁與魯無服故以非禮書此公羊

說諸侯會葬之義

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士弔大夫會葬案昭三年傳叔弓如宋葬宋共姬案襄三十年傳上卿行過厚非禮也許慎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爲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案正義引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以下皆檃括異義文

鄭駮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因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畧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

士界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也 禮記十二 王制正義

異義公羊說云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 公羊文六年疏○案此當在前條公羊說鄉界君自會葬之下

異義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 案見隱三年傳 赴於鄰國亦當稱薨經書諸侯言卒者春秋之文王魯故稱卒以下魯古春秋左氏說諸侯薨赴於鄰國稱名則書名稱卒卒者終也取其終身又以尊不出其國許君謹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不分別尊卑皆同言卒卒者終也

是終沒之辭也

鄭駁之云案雜記上云君薨赴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曲禮下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今君薨而云不祿者言臣子於君父雖有考終眉壽猶若其短折然若君薨而赴者曰卒卒是壽終矣斯無哀惜之心非臣子之辭隣國來赴書以卒者言無所老幼皆終成人之志所以相尊敬 禮記四十雜記上正義○又穀梁隱三年集解引鄭君曰至末皆駁異義文寡君不祿下有敢告於執事五字今君薨作君薨赴猶若短折下有痛傷之至也五字

蒙案公羊傳隱三年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何休曰皆所以別尊卑也葬不別者從恩殺畧

也春秋經隱公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何休曰不言薨者春秋王魯死當有王文聖人之爲文辭孫順不可言崩故貶外言卒所以褒內也此與異義公羊說合禮記曲禮下文與公羊同通典八十三凶禮引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案士虞禮文）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聞人通漢對曰尸

冢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
曰卒五經通義曰春秋說題詞曰大夫曰卒精耀
終也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祿爲身消
名章也曲禮又曰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鄭注謂
有德行任爲大夫士而不爲者老而死從大夫之
稱少而死從士之稱雜記曰君訃於他國之君曰
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鄭注
君夫人不稱薨告他國謙也此鄭說君稱不祿謙
退同士之意也鄭注曲禮諸侯死曰薨云史書策
辭是鄭據禮爲斷不從公羊說赴於鄰國稱薨亦

不從左氏說赴於鄰國稱卒也若杜預解左氏云史在國承赴爲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范甯解穀梁云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畧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並隱三年范解本於杜之釋例此皆謂赴辭稱薨然杜則與古左氏說乖范雖引鄭駁之文其解傳非鄭義也

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爲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

死假言死耳

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以前也故鄭駁許愼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禮記四曲禮下正義○案此段正義約駁異義文

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案宣八年定十五年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許愼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禮記十二王制正義云鄭氏無駁與許同○案此春秋宣八年及定十五年事

【蒙案】春秋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案公羊穀梁作頃熊左氏作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公羊傳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何休曰禮卜葬從遠日雨不克葬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徐邈曰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既及葬日之晨

則柩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此三傳異同之說禮記三曲禮上曰喪事先遠日禮記十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合鄭注王制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此鄭從左氏說禮不行庶人之義也而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爲雨止見王制正義與公羊左氏說異王制正義解之曰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是也

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案見襄六年傳故禮云君死社稷

無去國之義左氏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許愼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禮記四曲禮下正義云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

蒙案許氏說文偁易孟氏異義引遯九三係遯畜臣妾吉爲諸侯守社稷之義當是孟氏說鄭君注曲禮引春秋傳國滅君死之正也用公羊說

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禮記三曲禮上正義○蒙案公羊說見莊公四年傳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謹案魯桓公爲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

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于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禮記三曲禮上正義云鄭康成不駁之與許慎同

異義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

鄭駁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喻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禮記三曲禮上正義引云是鄭善子胥同公羊之義也

異義古周禮說復讎可盡五世之內五世之外施之於已則無義施之於彼則無罪所復者惟謂殺者之身及在被殺者子孫可盡五世得復之周禮調人疏引云鄭從之

［蒙案］公羊定公四年傳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衞而不相迿古之道也公羊言復讎者有四事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不言齊滅賢襄公一也公及齊人狩于郜不及齊侯諱之二也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公以復讎者在下三也定五年吳爲子胥伐楚戰于伯莒四也然子胥之事雖父不受誅以臣讎君不可以訓何休解詁云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本取事父之敬以事君

而父以無罪爲君所殺諸侯之君與王者異於義得去君臣已絶故可也此亦曲說不如左氏之義爲正

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

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愛禮記十檀弓下正義○正義云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案正義引鄭駁不全然據文意知許从左氏鄭從公羊

蒙案公羊說見哀公三年傳曰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

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何休解詁曰以父見廢故辭讓不立是家私事聽靈公命立是王事公法也是王法行乎諸侯雖得正非義之高者也下引論語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云云主書者善伯討郤公此注

爲能補傳所未及

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

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士官也禮記檀弓下正義

蒙案此於公羊事無徵說者傳之耳禮記檀弓下邾婁定公曰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鄭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正義云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又云若妻則得殺其弒父之夫故異義云云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

異義鄭君以爲左氏宣十八年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傳曰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卽邾人戕鄫子是也自內弒其君曰弒者晉人弒其君州蒲是也雖他

國君不加虐亦曰殺若加虐殺之乃謂之戕取殘賊之意也若自上殺下及兩下自相殺之等皆曰殺周禮大司馬疏○案此引駁異義疏脫駁字

蒙案大司馬注引王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公羊傳云戕鄫子于鄫者何殘而殺之也穀梁傳云戕猶殘也捝殺也是戕爲殘賊之意也鄭注尚書梓材亦同見大司馬疏

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曜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周禮馮相氏疏

蒙案儀禮士昏禮目錄疏亦引三光考靈耀是其

書唐人見之考靈耀本尚書緯名余見日本國所
傳隋蕭吉五行大義卷四論七政引尚書考靈耀
七政曰日月者時之主也五星者時之紀也故曰
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據此考靈耀有七政篇題
則三光亦其篇題之一與依文當作尚書考靈耀
三光周禮疏倒之者或古書小題在上大題在下
因而舉之如此耳

（蒙案）尚書堯典正義引考靈耀云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一春三百六十
五日四分日之一禮記月令正義引考靈耀云一

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爾雅釋天疏引七字作十一千里案考靈耀文當至此止以下正義中解語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爲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爲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考靈耀云地蓋厚三萬里春秋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夏至

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案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

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爲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案續漢律歷志劉昭注引張衡渾儀日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强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歷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　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二至上下蓋極地厚

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至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案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大平御覽三十六引考靈耀云地有四遊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正義所引鄭注當釋此段之文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

十二度爲三萬里案以下當爲正義申解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爾雅釋天疏引作萬里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漢書天文志本此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

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案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討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没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没

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
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歷乖違於數不合鄭無指
解其事有疑正義又引漢書律歷志云冬至之時
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
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
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
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
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
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
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

攷志云夏至至於東井北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尺五寸八分冬至至於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又考靈耀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案考靈耀文至此止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五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案以上皆正義約鄭注書緯義故鄭注考靈耀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

倶具考靈耀注太平御覽三引考靈耀云日光照四十萬六千里案白虎通日月篇日月徑皆千里也隋書天文志引考靈耀云日永景尺五寸日短景尺三寸周禮馮相氏疏引鄭注考靈耀云日之行冬至之後漸差向北夏至之後漸差向南日差大分六小分四大分六者分一寸爲十分小分四者分一分爲十分一寸千里則差六百四十里疏又引星備云明王在上則日月五星皆乘黃道又云黃道占日天道有三黃道者日月五星所乘問曰案問以下當是賈疏申解

案鄭駁異義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於列宿

之外萬有餘里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

乘黃道又問曰日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答曰

黃道數寬廣雖差在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

爲外內以上孔賈所引考靈耀及鄭注言天度日

道頗晰月令正義尤詳具錄以備考

駁異義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毛詩正月正義引鄭駁異義

桓三年日食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

得小而見日中鄭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

中起也南齊書天文志案志不言出鄭駁異義以毛詩十月之交正義左傳桓三年正義所引定之

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

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揜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揜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能復見而日食既也左傳桓三年正義

駁異義引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則非常爲義毛詩十月之交正義

〔蒙案〕左氏春秋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正義引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月常不合是謂闇虚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衆亦見續漢書天文志注正義

申之曰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

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
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
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
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
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
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滅譬如火
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
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
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
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

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食有上
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
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
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
虧於上月下則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
同相掩密者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
中食也相掩疏者二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
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
也蒙案正義推論日月交食皆本鄭駮異義其言
二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與南齊

書天文志引鄭說合故知齊志所偁是駮異義文也

地有九州足以承天御覽州郡部敘州。蒙案白虎通嫁娶篇有此語異義當本此

蒙案御覽引尙書考靈耀曰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何謂九野中央鈞天其星角亢東方皞天其星房心東北變天其星斗箕北方玄天其星須女西北幽天其星奎婁西方成天其星胃昴西南朱天其星參狼南方赤天其星輿鬼柳東南陽天其星張翼軫異義謂地有九州足以承天者蓋以九州配九野也

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初學記二十四

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左傳隱元年正義○又禮記坊記注高一丈爲雉正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又見檀弓上正義

〔蒙案〕公羊定公十二年傳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何休解詁八尺曰板堵凡四十尺

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制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疏云公侯方百雉春秋說文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計一里有千八百尺十里即有萬八千尺更以一里三十三步二尺爲二千尺通前爲二萬尺也故云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也云禮天子千雉伯七十雉子男五十雉者春秋說文據此公羊說雉制與韓詩說合何氏據春秋緯以公侯百雉二萬尺則爲三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伯七十雉萬四千尺則爲二

千三百三十三步二尺子男五十雉萬尺則爲一千六百六十六步四尺與鄭駁異義言五百步爲百雉不同案禮記坊記鄭注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

異義周禮說雉高一丈長三丈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

鄭辨之云左氏傳說鄭莊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書傳各不得其詳今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此句又見左傳隱元年正義

積千五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毛詩鴻鴈正義

駮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城七里侯伯之城五里子男之城三里禮記五十一坊記正義

鄭駮異義駮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周禮匠人疏

異義古周禮說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周禮匠人疏○疏云子男城亦與伯等是以周禮說不云子男及都城之

高直云都城之高皆如子男之城高

蒙案左傳隱元年正義曰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方九里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如周禮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故鄭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也其駮異義又云鄭

伯城方五里以匠人與命不同故兩申其說周禮
典命注公之城蓋方九里宫方九百步侯伯之城
蓋方七里宫方七百步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宫方
五百步疏曰書無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
城今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
今大國與之同非也然大國七里次國五里小國
三里之城爲近可也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
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如是鄭自兩解
不定隱公元年祭仲云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三之
一是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矣此賈服杜君

等義與鄭一解也鄭又云鄭伯之城方七里大都三之一方七百步實過百雉矣而云都城不過百雉舉子男小國之大都以駮京城之大其實鄭之大都過百雉矣又據天子城十二里而言也今案鄭駮異義以鄭伯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是與典命疏所引鄭說鄭伯城方七里大都方七百步者不同而論語注言公大都之城方三里與後說合典命疏所引當是論語注文也

異義今文尚書案漢人但稱今尚書裴松之注三國吳志始稱今文尚書此引異義誤衍文字

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駮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禮記十三月令正義

蒙案日本國所傳蕭吉五行大義引五經異義與

此畧同惟無今醫病之法以下三十三字首句作尚書夏侯歐陽說云引月令上有禮記二字令下有云字冬祭腎下云皆五時自相得則古尚書是也鄭氏駮曰此文異事乖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無言後者凡言先有後之詞春祀戶其祭也先脾後腎夏祀竈其祭也先肺後心肝季夏祀中霤其祭也先心後肺秋祀門其祭也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五藏之上下次之耳以下冬位在後說故有先後焉文與此同唯云肝腎脾俱在鬲下肺心俱在鬲上與此異不得同五行之

氣作此義不與五行氣同也視禮記正義所引較詳然秋祀門下亦脫冬祀行一段正義引鄭駁下有脫字當云月令五祭以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

許慎曰衆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鄭元曰恆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也不見者諸侯秉天子案穀梁注引鄭君說作諸侯桀天子禮義法度又夜明象諸侯既然將強大也開元占經佚星不見二

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備案備當爲作字之誤

春秋者禮修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兑兑為口故麟來許慎謹案云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末句春秋正義引異

乎之開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曰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毛詩正義少作可當从之從以為天下法故毛詩正義故下有天字當增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得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

也興者爲瑞亡者爲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修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禮記二十二禮運正義又毛詩麟趾正義）說左氏者云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者禮也修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爲孔子瑞也奉德侯陳欽說（蒙案後漢書陳元傳父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王莽從欽受左氏學以欽爲厭難將軍前書儒林傳欽字子佚）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爲口故麟來許慎稱劉向尹更始等皆以爲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爲周異不得復爲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鄭玄以爲修

毋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春秋左傳哀十四年正義

【蒙案】此條春秋正義所引鄭駁異義文而較禮記正義互有詳畧左傳正義又引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爲孔子自衛反魯考正禮樂修春秋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爲水物故以爲修母致子之應

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

鄭駁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四靈中空言西方虎者則麟中央得無近誣乎禮運正義○正義云如鄭此言是麟非上精無修母致子之義也

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爲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而性仁同上正義不言鄭云以下爲駁異義然鄭駁從公羊說此其釋義可知

五經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絕周天下叛去開元占經

獸咎徵

春秋說云麟生於火遊於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公羊哀十四年

疏不言出異義附此

異義公羊說云麟者木精一角赤目爲火候同上

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是麟與騶虞皆獸名謹按古山海經鄒子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周禮鍾師疏

〔蒙案〕文選魏都賦張載注引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也東都賦李善注引騶作鄒禮記射義騶虞樂官備也賈誼新書禮篇騶者天子

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儀禮鄉射禮注其詩有一發五豝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充其官此皆與韓魯說合太平御覽六百四十一及八百九十引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於陵氏取怪獸尾倍其身名曰騶虞文選張平子東京賦圉林氏之騶虞李善注引劉芳詩義疏騶虞或作吾漢書東方朔傳謂之騶牙古音虞吾牙近通此皆與毛詩說合陸機義疏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此採尚書大傳及毛詩傳爲說毛詩正義引

鄭志張逸問傳曰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史王會云備者取其一發五豝言多賢也鄭注禮則用韓魯說答志則從毛說考今逸周書云其西般吾白虎下闕黑文二字又云央林以酋耳酋耳者身若虎豹尾長參其身食虎豹郭注海內經引此作央林其說與尚書說近然非騶虞也案酋耳騶[illegible][illegible]之也皆[illegible][illegible]騶

異義公羊說云鼷鼠食郊牛角咎在有司又有咎在人君取已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遍於此公羊成七年疏

〔孔廣林曰〕經云改卜且云又食則所改卜之牛非

已有災可知咎人君者咎其不敬以數召災耳公羊說非也

異義公羊以爲鸜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鸜鵒來巢書所無也許君謹案從二傳案賈疏引書所無也下有彼註云周禮曰鸜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巢故曰書所無也二十四字蓋引賈服左傳舊注非異義文也

鄭駮之云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魯國周禮考工記疏○又公羊昭廿五疏引云異義公羊說云鸜鵒夷狄

之鳥不當來入中國鄭君駁之曰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鸜鵒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

蒙案陸氏左傳音義鸜其俱反嵇康音權本又作鴝公羊傳作鸛音權鵒音欲穀梁音義鸜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鸜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鸜考工記鸜鵒不踰濟鄭注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周禮音義作鸛云鸛徐劉音權公羊傳同本又作鸜左傳同今考公羊春秋有鸛鵒來巢傳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何休解詁

曰鸛鵒猶權欲宜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何氏明言鸛鵒猶權欲則鸛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竝從之公羊疏引春秋運斗樞云有鸛鵒來巢于榆緯書多用公羊說左氏考工記古本亦皆作鸛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昌宗周禮音嵇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鸜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鸜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疎矣其引異義公羊說譌鸛爲鸜則誤由近刻穀梁舊本亦

有作鶴者音義以爲音灌灌與權聲近然諸家皆

音權則此灌亦當作權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

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范

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

也義同公羊 案劉向說見漢書五行志中之下

五經異義曰今易京氏說臣動養君其義理也必望利

下弗養以道厥妖國有被髮于野祭者御覽五百二十五禮儀部四

〔孔廣林曰〕必當作辟聲之譌耳辟君也

異義穀梁說云隕石于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

而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

宋公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

鄭氏云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穀梁傳僖十六年疏

〔蒙案〕漢書五行志下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鶂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

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孟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范甯穀梁集解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鶂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也此與班志所引向說皆即其五行傳論之文班志並言董仲舒劉向以爲云云是公羊穀梁說合也何休解詁曰石者陰德之專者也鶂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

行襄欲行霸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何氏說頗與仲舒異五行志下之下又引左氏傳曰隕石星也鶂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友鄫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適庶亂宋襄公伐齊行伯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

其衝降婁降婁魯分埜也故爲魯多大喪正月日
在星紀厭在豕椁豕椁齊分埜也石山物齊大嶽
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
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宋襄將得諸侯之衆而治
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故爲得諸侯而不終
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也民反德爲亂
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由人然後陰陽衝厭受其咎
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穀梁
疏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大岳之胄而五石隕
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

公子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陰象君臣之訟鬩也賈氏說本劉歆鄭君駁異義從公羊穀梁家董仲舒劉向舊說而不從何休說其言得諸侯之象亦兼採左氏說五行志下之上思心傳又引釐公十六年正月六鷁退蜚過宋都左氏傳曰風也劉歆以爲風發於它所至宋而高鷁高蜚而逢之則退經以見者爲文故記退蜚傳以實應著言風常風之罰也象宋襄公區霿自用不容臣下逆司馬子魚之諫而與彊楚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鷁之數云此又一說

也志下之下引京房易傳曰距諫自彊茲謂郤行厥異鶂退飛適當黜則鶂退飛據此則知劉歆思心傳言常風之罰及何休言逆諫之戒蓋皆本京氏易傳五行志鷁皆作鶂劉向傳上封事同

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蟲飛反墜開元占經百廿二○案此說與公羊文三年雨螽于宋注同

蒙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中之下聽傳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

民則蝝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志上引京房易傳曰海數見巨魚邪人進賢人疏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諸蝝畧皆從董仲舒說云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

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郚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哀公十二年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

司歷過也言禎謂班固言劉向說諸螽畧皆從董仲舒說是公羊穀梁義同假何休解詁於春秋諸螺皆以爲煩擾之應與劉向合文八年螺劉以爲公伐邾取須朐城郚何以爲先是公如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所徵雖殊然大意一也惟文三年雨螽于宋以外異書董劉說不同何氏云螺猶衆也衆死而墜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鬬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下故異之云爾此說本之仲舒開

元占經引異義公羊說卽指文三年事五行志雨螽于宋下稱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今傳無此文傳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班志蓋約傳文言之穀梁疏曰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死而墜于地故何休云螽猶衆也死而墜者象宋羣臣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錯是爲短案故何休云以下至此是楊疏引穀梁廢疾文云云上下四字有誤當從公羊解詁作禍自上下鄭乎云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蟲飛在上墜地

而死言其茨盡者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乎案鄭乎云至此是楊疏引釋廢疾文疏引鄭釋廢疾如此是鄭意以穀梁文三年傳與公羊義同不從劉向也又公羊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何氏曰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徐疏曰考諸舊本宋是宗字齊幷於陳氏晉分爲六卿此注亦與前解諸傳言煩擾之應異徐疏引春秋說云陳氏篡齊六年千人合塟故螽蟲冬踊者是其螽爲齊亡之一隅也然則何氏蓋取春秋

説而廣之

異義疏證卷下終

仙遊弟子 王捷南校録